

真相 推理师

破镜

呼延云 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真相推理师



呼延云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相推理师. 破镜 / 呼延云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594-1981-1

I. ①真… II. ①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8782号

书 名: 真相推理师.破镜
著 者: 呼延云
策 划: 快读出版
责任编辑: 姚 丽
特约编辑: 周晓晗
出版发行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: 13.25
字 数: 230千字
版 次: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594-1981-1
定 价: 42.00元

出现印装、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4775016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：恐怖座潭 /001
- 第二章：打给空屋子的电话 /021
- 第三章：12点整，电话响起 /039
- 第四章：诡异的现场 /057
- 第五章：劫后重逢 /079
- 第六章：疯子 /099
- 第七章：刀柄上的指纹 /117
- 第八章：名茗馆 /137
- 第九章：黑狗 /157
- 第十章：女囚 /177
- 第十一章：奄奄一息 /201
- 第十二章：呼延云 /223
- 第十三章：挑战 /241

第十四章：透光镜 /259

第十五章：洗 冤 /281

第十六章：两个版本 /301

第十七章：现场还原 /325

第十八章：朱志宝 /347

第十九章：渐 冻 /369

第二十章：呼延云的“失败” /387

新版后记 /415

第一章

恐怖座譚

整起恐怖事件，是从几个年轻人的一场无聊的游戏开始的。

“我觉得我就像……就像一颗泡在醋里的牙。”

黑黢黢的房间里没有开灯，发出软绵绵的声音的，是坐在沙发上的一个穿着黑背心黑短裤的胖子，他把两条多毛的粗腿劈开，分别搭在深蓝色真皮沙发的两边扶手上，手在裤裆里不停地搔抓着什么，还时不时地把手指头伸到鼻子底下闻一闻，然后接着搔抓。

“你真恶心，真的！”一个坐在窗边的面色苍白的女人说，她那浓密的长发犹如瀑布，从右半边脸垂下，遮盖住了右眼，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已经吸得很短的香烟。当烟雾袅袅地飘过她的眼际时，她本来就茫然的眼神，显得更加迷茫了。

胖子得意地笑了，嘿嘿嘿的，似乎在女人的谩骂中得到了一种独特的快感，手在裤裆里搔抓得更快了，还有意加重了手背和裤衩的摩擦力度，房间里响起了很猥亵的啾啾啾的声音。

女人把烟头狠狠地在窗台上一掐：“老甫，你他妈到底管不管！”

一个坐在书桌前的男人抬起头来，他的脸很扁很平，塌塌的鼻梁骨像被谁踩过一脚似的，不过，整张面孔中最有特点的，还是他的眉毛。眉毛太浓的缘故，显得格外沉重，压得眼皮总是耷拉着，所以每当

他看东西时，目光总是由下向上挑起，活像两根屠宰场挂猪肉的铁钩子，凶狠而阴险。

“夏流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现在，他就用这铁钩子似的目光看了胖子一眼，尽管胖子的身材比他高大粗壮得多，但手还是不由得止住。

“这不是实在闲得没事吗？”名叫夏流的胖子嘟囔了一句，“只好搓点泥巴玩儿。”说着把一个搓好的泥球捏在指头间看了又看，然后习惯性地放到鼻子下面嗅了嗅。

“樊一帆和周宇宙到底什么时候来？”那个女人烦躁地说，“约好了晚上9点半，现在已经9点50了。我把话说在前面，10点钟一到，我立刻就走人，谁也拦不住！”

“小青。”老甫说，“耐心点儿，再等一等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大家一起找乐儿。”

“我没觉得有什么乐儿！”小青狠狠地顶了他一句。

房间里沉默了，只有空调的呜呜声。胖子夏流很有耐心地把从裤裆里搓出的泥团捏碎后再捏合，分成好几个小黑粒，捧在掌心里，视为宝贝似的。

8月中旬的这个夏夜，异常闷热。小青从窗口向外望去，天黑得像在墨汁里泡过。街道上没有人，几棵小树的枝叶都垂头丧气地耷拉着，远远看去仿佛是医务室里的人体骨骼模型。一条野狗在昏黄的路灯下绕着圈追逐自己的影子，最后失望地停住了，吐出长长的舌头。

它的舌头可真红，红得像……像刚刚舔过血似的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古怪的念头突然从小青的脑海里浮了出来。

该死，难道还没开始，我就先进入状态了？莫非真的像老甫给我算命说的，我上辈子是个盗墓的，所以才对恐怖离奇的事情有难以割

舍的迷恋？不可能！去他的吧！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。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，只有一个，就是要给那个该死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……

这时，楼道里传来一阵轻浮的狂笑：“没错，就是这家，这回我肯定不会认错了！”

门开了，两个人几乎是并肩走了进来。隐约可以看出，右边的女人嘴唇很厚，微微外凸的金鱼眼上架着一副框架眼镜，本来就高高的颧骨，由于笑得过分的缘故，脸蛋鼓起，活像在皮肤下面分别塞了一个乒乓球。她很起劲地挽着左边的男人。男人皱着眉头，把被她挽住的胳膊挣了几下，挣不脱，脸上顿时浮现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。

小青尽管不想，目光仍不自觉地转移到了那个男人的身上。

浓眉大眼，鼻梁如雕刻一般完美，性感的嘴唇，衬衫下随着呼吸起伏的发达胸肌，像 NSK 的轴承一样坚实的腰部，被牛仔裤绷得有些隆起的臀部——这是个完美的运动型男孩。

“我操！”刚进来的女人对着迎上来的老甫说，“瞧你丫住这地方，我每次来都走错。刚才进了旁边单元，敲开一家门，一糟老头子开的，提着裤子，估计正拉屎呢……”她边说边狂笑，几乎说不下去了。

老甫笑了笑：“一帆，我说你和宇宙怎么这么晚才来，原来是走错门了。”他把大门关上。

“真他妈黑！”樊一帆说，“还有，你丫又好几天不打扫卫生了吧，臭烘烘的。”

“这不是提前酝酿气氛嘛！”老甫对着里屋嚷了一声，“夏流，把蜡烛点上吧！”

胖子很不情愿地把两条腿从沙发扶手上挪了下来，整个脚掌压在地上，手扶住膝盖，腰使劲向上拔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肉大身沉的缘故，居然

没站起来。他不由得生气地低声咒骂着。

“咔嚓！”

小青的大拇指在绘着半扇蝴蝶翅膀的蓝冰打火机上一拨，火苗腾起，点燃了圆桌上的一根粗粗的白色蜡烛。

屋子里顿时亮起了微弱的光芒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患了肝病似的，笼罩着晦气的土黄色，他们的举手投足，都在天花板和墙上晃动起纷乱影子，影子的边缘是透明的，像被剥好后挂起的一张张皮。唯有地板显得更加黑暗了，十条小腿犹如被淹没在污泥之中。

“开始吗？”老甫问。

“再等等……”樊一帆掏出手机看了看，“我约了杨薇，她还没到。”

小青立刻向门口走去：“那就恕不奉陪了，我事儿多着呢，没时间等了又等。我可不像某些人，要是没了傀儡师，连胳膊腿儿都不知道怎么动弹。”

樊一帆大怒：“你丫说谁呢？”

老甫连忙打圆场：“一帆你别生气，小青你也别那么多牢骚，咱们现在就开始，现在就开始——”

“不行！”樊一帆拦腰斩断了他的话，“我说等，就得等！老甫你最好别惹我不高兴！”

老甫挑了挑眼皮，不再说话。

这时，胖子夏流总算把身体从沙发中拔了出来，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边嘿笑道：“都是哥们儿，红什么脸啊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算了吧！”说着给樊一帆倒了杯可乐，端到她面前，“帆妹，消消气。”

樊一帆接过纸杯，杯沿贴到嘴唇的一刹那，突然停住了。她冷笑一声，把纸杯递还给夏流：“这杯，你先喝。”

夏流一愣：“你喝你的，我……我再倒一杯就是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樊一帆横眉怒目地把手中的纸杯端到夏流的唇边，“你就喝这杯，马上喝下去！”见夏流还在支吾，她手腕一甩，一杯可乐全泼到了他的脸上，顺着下巴流淌，“操你妈的！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丫又把你身上搓下来的泥团儿扔在里面给我喝！瞧你丫那副恶心样子，猪头猪脑的，就他妈的名字取得好！”

夏流的面皮顿时涨成了紫色。这胖子人如其名，天生只对下流的事情感兴趣，乐此不疲。早在上小学时，他就热衷于把身上的污泥搓下来揉成团儿，下在女同学的饮料里，到底有什么用，不知道。反正每每看到异性喝下自己的秽物，总能令他异常兴奋。

老甫见夏流两个拳头越攥越紧，让他去洗手间擦把脸，夏流这才悻悻地走开。

这时，挂在墙上的可视电话响了，老甫一接听，屏幕上就出现一个又瘦又矮的身影，看上去有些模糊，像泡在面汤里似的。

樊一帆抢过电话：“薇薇，你怎么才来？”说着按下门禁的解除键。

片刻，门开了，烛光不禁一曳，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走了进来。

蓬松而凌乱的长发，加上阴影般浓重的斜刘海，仿佛在脸上覆了一层不祥的黑纱，完整露出的似乎只有鼻翼那么宽，还涂了厚厚的脂粉，口红太重的缘故，嘴巴活像被割开的一道已经凝血的伤口，一条黑色筒裙套在身上，左胸上戴着一款 Dior 的水钻胸花，看上去有一种无比妖异的感觉。

在场的人当中，大部分从来没有见过杨薇。小青虽然认识她，却一屁股坐在圆桌边的一把椅子上，又点了一根烟，仰着头慢慢地抽，仿佛根本就看不见她似的。

杨薇冷冷地看着她。

“大家坐，大家坐。”作为主人的老甫招呼每个人围着圆桌坐下，

“今天晚上是咱们‘恐怖座谭’的第6次聚会，杨薇以前没有参加过，我就给你讲一讲我们的游戏规则吧。其实也很简单：等会儿我把蜡烛吹灭，每个人轮流讲一个恐怖的故事，或者做一件恐怖的事情，谁如果能把其他人吓得离席——上洗手间不算——或者要求不要再讲下去了，谁就是胜利者。胜利者的奖励是，他可以提议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做一件恐怖的事情……”

“比如？”周宇宙问。

“比如这个。”一直沉默的小青突然开口，撩起遮住右脸的长发。

太阳穴以上的皮肤竟是一片恐怖的紫红色疤痕！

杨薇的身子不由得向后一缩。

“那次，据说是你教给一帆的故事，她讲得连老甫都吓得跳起来了。”小青瞪着杨薇，咬牙切齿地说，“然后一帆的提议是用她的打火机燎一下我的右太阳穴，起先我不同意，后来她把打火机给我，让我自己燎，我把火力钮调到最小，谁知打火机是做过手脚的，火力钮强弱是反的，结果我就被烧伤成了这副鬼模样……”

樊一帆笑出了声。

老甫忙不迭地说：“那只是一次偶然的故事……一帆经常赢，不是还让我从三楼阳台上跳下去吗？多亏下面是草坪……总之，赢家的提议，被提议者必须完成。”

“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。”老甫说，“假如你讲了一个故事，把一帆吓得跳起来了。我也讲了一个，也把一帆吓得跳起来了——算谁赢呢？算平手，两个人接着讲，看谁吓到的人多，谁就是最后的赢家。”

杨薇吐了个很圆很圆的烟圈，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，脚狠狠一踩。

一刹那，她的目光和小青的目光像两把同时掷出的尖刀，刀尖硬生生地撞在了一起，一样的冰冷，一样的尖锐，一样的残忍，甚至包含

着一样的意思——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死定了！

老甫关上门，把厚重的窗帘也哗啦啦地拉上，小小的房间顿时成了一个不透风的密室。然后，他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。所有的人都闭上眼睛，胳膊肘支在冰凉的桌子上，把两只手抱成一个拳头，顶住下巴，沉默不语。这是每次“恐怖座谭”开始前的固定仪式，用意是集中精力，召唤出内心的“魔性”。

墙上的影子也凝固住了，但仔细看，随着烛光的摇曳，影子的边缘还是有些微微地颤抖，像刚刚端上餐桌的六块肉皮冻。

不知沉默了多久，老甫睁开眼，鼓起腮帮子，噗地一吹，烛火痛苦地颤抖了一下，就被撕裂了一般熄灭了，影子随着火光一起化成一缕味道酸酸的青烟，在半空中渐渐飘散。

睁开眼，黑暗。似乎还能看到残存的最后一缕烟，那是烛光的骨灰——几乎每个人的心中都浮起一丝不可名状的坠落感。

第一个讲的是夏流。只见这胖子先是嘿嘿干笑两声，然后抠着臭烘烘的脚丫子说：“我讲的这个简单，但是是真事儿。听说老早以前有那么一批人，给搁到甘肃一沟里边去了，找不到吃的，大冬天的，怎么办啊？最后一个个饿死了，只有几个活下来的，你们猜，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樊一帆撇了撇嘴，“吃人肉呗，在锅里煮，或者烧烤，味道应该不错吧。你们谁吃过？”

夏流说：“你只说对了一半，刚开始吃人肉，人肉吃光了怎么办？”

樊一帆说：“那就互相杀！谁死吃谁——你丫能不能别抠脚了？”

夏流把脚放下：“都饿成劈柴了，谁杀得了谁啊？你再猜。”

“猜不出！”樊一帆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丫就别卖关子了，直接说吧。”

“他们吃完了人，然后把骨头风干了，用刀一点点刮骨头面儿冲水喝。”说到这里，夏流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们说好玩不好玩？”

大部分人的喉咙都咕噜一声，唯独樊一帆笑了：“不错啊，还能补钙呢！”

老甫说：“咱们下面讲的故事，还是要把重点放在恐怖上。要是比恶心，就不用了，准保胖子拿第一。”

大家一致表示赞同。

第二个讲的是周宇宙。健美的小伙子，声音却有些尖细，这时刻意压低了音量说话，显得很古怪：“有一年，美国南极科学考察站留下了两个人过冬，一个叫汤姆，一个叫杰森。他俩平时就是很好的朋友。科考站有的是粮食和水，他俩除了保养科学仪器，平时就聊天下棋，晚上睡在一个小屋里，日子过得倒也不错。

“但是有一天，杰森突然病倒了，而且病得越来越重，眼看就不行了。临死前，他抓住汤姆的手说，自己不想长眠在这南极大陆的冰天雪地里，请汤姆发誓一定不要就地掩埋自己，要把自己的尸体带回美国去。汤姆答应了。

“杰森死了，汤姆非常难过，但尸体总这么放着不是办法。汤姆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先埋到冰雪里，等春天考察队回来了再挖出带回国去比较妥当。于是汤姆拿了铲子，把杰森的尸体背到考察站不远处的一个小丘陵上，埋在雪里了。

“这天晚上，汤姆独自一人待在小屋里，听着窗外暴风雪的呼啸声，想想刚刚去世的朋友生前的音容，感到格外孤寂，便早早地熄了灯，躺下睡了。

“第二天一早，汤姆醒来，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。他懒洋洋地坐起，突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！”周宇宙陡然提高音量，“因为他发现，昨

天被埋在冰雪中的杰森的尸体，此时此刻，就躺在对面的床铺上！”

围着桌子坐的人们，身子都是一颤！

“汤姆想不明白，杰森的尸体是怎么进了屋子的。方圆几百里冰天雪地，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，而且房门是反锁的。他感到非常非常恐惧，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把杰森的尸体又埋了回去。谁知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，杰森的尸体居然又躺在了对面的床铺上。”

“汤姆吓坏了，他仔细检查杰森的尸体，没错，死得透透的。他又拿着枪围着科考站巡查，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人，结果连只企鹅都没发现。他困惑不解，瞪着杰森的尸体看了一天，只好把僵硬的尸体又埋了回去——这次他特意把原来的坑挖得更深了些。回到房间，汤姆反锁好门，把桌子推到门前堵住，抱着上了膛的枪，靠在墙角打盹。

“外面是风雪声，呼呼呼呼——点着油灯的小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灯熄灭了，一片黑暗……”

房间里寂静无声。每个人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，仿佛畏缩在茫茫雪原中的小屋里，惊恐地等待着那扇锁得严严实实的门，再次被杰森的尸体推开……

“第二天早晨，汤姆睁开眼睛，看见门依旧反锁着，桌子依然顶着门，而杰森的床上空荡荡的，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。然后，他看见自己的床上，躺着杰森的尸体……”

“我的天哪！”小青忍不住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周宇宙接着说：“汤姆浑身发抖，惨叫一声，朝杰森的尸体连开数枪，“乒乒乓”，尸体被打得稀烂，然后汤姆把枪口塞进自己嘴里，扣动扳机，只听乒的一声……”

“乒！”

一声巨响！

响声近在咫尺。黑暗中的人们，本来就像坐在太平间里，等待着未知的恐怖，这突然爆发出的“枪声”吓得他们心惊肉跳，小青和杨薇几乎是同一秒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还是老甫比较沉着：“快把蜡烛点上！快！”

小青想掏出打火机，颤抖的手在裤子上摩挲了半天，竟然一直伸不进裤兜。

终于，抓住打火机了，点燃烛芯，火光在黑暗中重新闪亮的一刻，所有人都闭上眼，不忍看到真实发生的一幕，但是当视线像蜗牛伸出触角一般慢慢从眼皮间探出，扫视了一遍昏黄的光晕中的每个人时，又不由得全都愣住了。

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人的胸口或眉心有枪口和汩汩流出的鲜血。

夏流张着嘴巴，肥硕的腮帮子神经性地抽搐着，像一块刚刚被摔在案板上的后臀尖。

“扑哧”一声，周宇宙笑了起来。烛光一颤，他那英俊的眉眼顿时有些变形，仿佛是毕加索笔下彩色几何图形的堆积。他弯下腰，从实木地板上捡起了手机。

“操你妈的，吓死我了！”樊一帆推了一下他的胸口，手掌感觉到丰满而有弹性的胸肌，不由得摩擦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“原来你把手机扔地上吓唬我们啊！”

“有钱人啊，手机摔坏了也不在乎。”老甫淡淡地道，探了探身子把蜡烛重新吹灭，“小周你把两个人给吓离了座位，算你厉害。”

杨薇和小青慢慢地坐回原位。小青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故事讲完了？好像还没有结束啊……不过，已经够吓人的了。”

周宇宙说：“我下面要说的，才真的吓人，那就是——这个故事是真实的。”

“啊？”一片惊呼。

周宇宙把故事讲完：“第二年春天到了，美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回到科考站，发现房间里的两具死尸，十分震惊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他们在抽屉里找到汤姆的日记，日记一直记到他自杀的前一天，其中写到了杰森的死，也写到尸体一次次从墓穴里爬出……看着汤姆在日记上写下的一行行歪歪斜斜的字，科考队队员们不由得毛骨悚然。他们对整个事件百思不得其解，将两具尸体带回国安葬之后，科考队队长亲自带着这个谜团来到纽约，向顶级推理大师艾勒里·奎因求教。艾勒里·奎因看完汤姆的日记之后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……”

“等一下。”小青打断了他的话，她似乎还在为刚才被吓得跳离座位的事赌气，“你能不能先别说出事情的真相？让我先好好想一想。”

周宇宙笑了笑：“好吧，你先想着，下一个轮到谁讲了？”

樊一帆嘟囔了一句：“讨厌，吊人胃口嘛……”

下一个轮到老甫讲了。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有个大学生来到一个小城镇，租到了一套很便宜的住宅。两层小楼，只住着母女两个人。据母亲说，他们家的男主人失踪了，只有上中学的女儿与自己相依为命，她让大学生住在二楼女儿的房间里，女儿搬到一楼和自己一起住。

“大学生住下的第一天夜里，睡不着，突然听见隔壁有很凄凉的哭声，还有低低的咒骂声。他感到很奇怪。第二天夜里，依然如此，他使劲敲了敲墙，才安静下来。天亮后他跟女房东说了这个情况。女房东说不可能啊，你那房间的墙那边是一条封闭的小巷，根本没有人住。”

“大学生决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绕到房子后面，发现果然是高墙封闭的一条小巷，而且墙头装着铁丝网，根本攀不上去。他很沮丧，正要放弃，突然出现了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，迎面拦住他，跟他说多年以前，这个小镇上失踪了三个小孩子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有